

春風 又化雨

Music of the Heart

入圍7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之電影原著小說
再度弦動人心，引人落淚的真實故事

當羅貝塔(Roberta，梅莉史翠普飾)的先生與她最好的朋友外遇之後，她便將所有心力投注在幫助社會弱勢兒童及重新建立自我之上，在這個過程中，除了看見一位妻子的勇氣、母親的堅毅、老師的努力不懈之外，更因而為人情漸淡的這個社會注入了一股新的暖流！

羅貝塔·葛斯派瑞 拉肯·華倫
ROBERTA GUASPARI with LARKIN WARREN ◆ 著

林士皓 ◆ 譯



music
of
the
heart

music of the heart

「春風又化雨」

春風又化雨/Roberta Guaspari, Larkin Warren

著：林士皓譯。--初版。--台北市：商周出版：

城邦文化發行，民 90

面：公分

譯自：Music of the Heart

ISBN 957-667-885-4（平裝）

1. 葛斯派瑞（Guaspari-Tzavaras, Roberta）

傳記

785.28

90005547

春風又化雨

作 者 /Roberta Guaspari, Larkin Warren
譯 者 /林士皓
責 任 編 輯 /黃淑貞

發 行 人 /何飛鵬
法 律 顧 問 /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
出 版 /商周出版
台北市 100 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電話：(02)23587668 傳真：(02)23419479
e-mail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
發 行 /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 100 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電話：(02)23965698 傳真：(02)23570954
郵政劃撥 1896600-4 戶名：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 /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/F, 504室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 /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
Cite(M)Sdn. Bhd.(458372U)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
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電話：603-9056 3833 傳真：603-9056 2833
e-mail：citekl@cite.com.tw

電 腦 排 版 /普林特斯特資訊有限公司
印 刷 /鴻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總 經 銷 /農學社
電話：(02)29178022 傳真：(02)29516275

■2001年（民90）5月7日初版

Printed in Taiwan.

售價/230元

著作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667-885-4

Copyright © 1999 Roberta Guaspari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1 by Business Weekly

Publications,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.

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/Talk

Miramax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music
of
the
heart

music of the heart

「春風又化雨」

謹以無盡的愛，將此書獻給

——對我父親的懷念，每一場演奏會我都能感應到他的存在。

——我母親，感謝她教導我永遠不要放棄自己的信念。

——我兒子尼克，他堅定的心、領導能力和音樂才華，永遠造就不凡。

——我兒子亞歷斯，他纖細敏感的心思能看見每個人的優點，為周圍的世界帶來歡樂與療效。

——我女兒蘇菲亞·伊斯特方尼亞，使我永保年輕及鬥志，永遠敬畏她的美麗及弘毅的性格。

【作者序】

星光燦爛的夜晚 starry night

「我正站在卡內基廳的舞台上。」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清晨，這句話不斷在我腦中流轉。若我能大聲吶喊而出，聲音中必定是充滿驚愕和敬畏，因為我竟然真的站在紐約市最具歷史意義的音樂廳舞台上，握著我的小提琴及琴弓。我環視著這座鋪滿紅地毯的巨大殿堂，軟絨椅座往上下兩方延伸出去，直至包廂、階梯，以及樓上寬敞的露台。

隨著晨光流逝，技術人員和舞台工人開始在後台聚集，盯著監控螢幕，傾身向控制面板，推動各式各樣的按鈕和開關。燈光從音樂廳的一側到另一側，打開，關閉；每隔幾秒鐘就有某個人的聲音——一種斷斷續續的「試音、試音、試音」——彈向天花板，再反射回地面。

此時，所有席次都是空的，傍晚七點半開始才會坐滿人——其中有我的家人、朋友、朋友的朋友，以及數以百計我不認識的人。音樂廳總共可以容納三千人，而今晚預

定舉行的演奏會，門票在兩個星期前已銷售一空。

在舞台上，環繞我的是一座「名人堂」，寫有管弦音樂家的大名，其中有音樂名家以撒客·史坦、伊茨海克·伯曼、阿諾·史坦哈特、「瓜納里四重奏」的麥克·特瑞、彌多莉·安尼以及艾達·卡范斐恩、黛安·夢露；鄉村小提琴家馬克·歐康諾、爵士大師小約翰·布雷克、凱倫·布瑞格、比利·泰勒，以及戴夫·古辛。另有一些知名度較低、但重要性不減的人，例如：一群新生代的提琴家，年紀從八歲到十八歲不等，其中有瑪麗亞及安德斯、艾莉亞及坎德拉、嘉洛及歐瑪、法比安及珊莎。

他們和舞台上其他三十個小孩都是「東哈林小提琴課程」的學生或畢業生，這個課程來自一所公立學校的音樂班，由我在一九八〇年開辦。自此之後，已被三所小學納入為課程之一，每年有超過一百五十名學生；然而，紐約市的財政危機使我的教學成本提高，整個小提琴課程幾乎被迫結束。幸賴學生家長和我們朋友的貢獻，才使這項計劃及我的夢想得以延續。事實上，今晚的演奏會便是替「第一一八號音樂中心」所舉行的義演，這是一個專司小提琴教育的非營利性組織。

我緊張的胃宛如裝滿振翼的蝴蝶，懷著滿心驕傲，看著「我的孩子們」用松香油塗

抹琴弓，準備排演。我回想當年把第一把小提琴放進他們手中——那些手掌比現在小多了，還有胖胖的小指頭——並指導他們，一次拉出一個敬畏的音符，直到拉完整首「一閃一閃亮晶晶」。而今，在幾個小時以內，他們將站在著名音樂家都站過的舞台上，以他們的心靈來詮釋，演出「橘花勝會」至巴哈的「雙重協奏曲」。

史上第一場卡內基廳的音樂會是在一八九一年舉行，當時為了慶祝它的百年紀念日，由柴可夫斯基指揮；帕德魯斯基、德福拉克的「新世界交響樂團」、喬治·葛許文的F大調協奏曲，及艾靈頓公爵的「黑、棕、比噠色」樂團，都曾在此演出。古斯塔·馬勒及菲利普·葛拉斯；披頭四及滾石樂團；法蘭克·辛納屈及邁爾·戴維斯，這些名人都都曾站在此處。而今晚，懷著最虔敬的心情，我們也即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

準備工作的喧鬧聲仍圍繞著我們，每位音樂家在這場排演中的投入及專注，更提高了整座殿堂的溫度。約莫在一年前，我們還以為自己窮途末路了：預算被砍，經費用完，學生及小提琴聲將步入沈寂。有人說：放棄吧！就讓大家接受命運，這樣的情況和心情經常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公立學校！

然而，我們沒有放棄，我們奮力爭取了。而此刻，我們憑著自己的腳步站起來，偉

存下去，甚至（幾乎）更茁壯，許多慷慨的音樂家加入我們的行列，陪我們一起奮戰。在某方面而言，今晚的音樂會幾乎可視為一場慶功宴。

但我知道，現在離成功仍然太早。像我這樣一個驕傲的人——為自己加入這個行列而驕傲，為我們曾做過的事，以及未來將做的事而驕傲——對於快樂大結局，我不再如以前那般天真。仍然有太多難關尚未解決，太多問題找不到答案。我望著整片空盪的廳堂，想像今晚，音樂聲將多麼優雅地繚繞，我真的很開心自己能站在這個舞台上。

而我也明白，我們仍然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。

一個關於音樂的小小奇蹟

荷西·米蓋爾升上小學五年級那年，抽中了我的小提琴班。從第一年開始，他的小提琴便進步神速，成為後來的記錄片「小提琴狂歡會／小小奇蹟」中的一個案例。然而，在那段期間，荷西和他母親發生了一些事，之後的狀況更有增無減。

荷西的媽媽亞美莉卡，有著大大的棕眸，和顴骨高聳的美麗臉龐，她經常鬱鬱寡歡，但一談起孩子，俏臉全亮了起來。荷西比同年齡的小孩矮小（他現在已十二歲，就讀初中），有一雙和母親一樣的眼睛，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和一堆意見。他是兩個妹妹安娜塔西亞和黛絲婷的保護者，三個小孩都是滿懷熱誠的準音樂家，或許，有朝一日，他們將為室內音樂的三重奏。

荷西：

我大約四歲的時候，有一天和媽媽一起走在中央公園裏。我看見一個人的下巴架著一個東西，正在彈奏音樂。他用一根棒子演奏它，媽媽告訴我，那是小提琴。

亞美莉卡：

「我喜歡它的聲音。」荷西說。「我想知道如何彈小提琴。」我只是搖搖頭。當年生這小孩的時候，經歷過太多磨難，我不認為他還能學小提琴。

我在紐約出生和長大，但是我的家人全都來自波多黎各。荷西出生的時候，我已經四十歲了。我和第一任丈夫生了四個孩子——黛比已經二十歲，班哲明十五歲，尼可拉斯十三歲，約書十二歲。我的第二任丈夫荷西一世，來自多明尼克共和國，荷西·米蓋爾是他的第一個孩子。

我懷著荷西，接近分娩日期時，我的羊水破了。我立刻前往醫院，但是醫生卻說，我的子宮口還不夠開，不必留在醫院等，他們叫我回家，我只好回家，但是心裏很不高興。一個媽媽永遠知道她的寶寶何時要來。

之後，我劇烈陣痛了十幾個小時。我們回到醫院，熬到荷西出生時，我已筋疲力盡，而他嚴重地缺氧。他的人生將因此有個艱辛的開始。

荷西滿週歲生日時，我發現他怪怪的。舉例來說，他從沒說過話。當然，他有大哥哥、大姊姊幫他發言，然而，這個寶寶幾乎不發出任何聲音。另外，生日過後，他去接

種預防腦膜炎的疫苗，結果病得一塌糊塗，高燒不退。我們火速送他去醫院，想當然爾，這是病毒感染。醫生必須把他的腦水腫抽乾，替他做靜脈注射。

之後，我很肯定荷西已失去部分聽力，儘管沒有一位醫生願意承認，然而我就是知道。荷西不像我的其他小孩，他非常安靜，彷彿只生活在自己的無聲世界裏。當他試著和我們溝通時，他會很努力表達，結果常常讓他非常挫折，於是便開始退縮封閉。不久之後，他彷彿無時無刻處在哀傷裏。

每回荷西開口說話，他都會踮起腳尖，小心翼翼，如同所有初學說話的寶寶一樣。不同的是，這個小孩從來沒有放下腳跟過。他的小腿肌肉拉得太緊了，有如厚重、打結的橡皮筋，他沒有辦法把腳跟放回地面上。他的手指也蜷縮在手掌上，就像小小的爪子。他無法把手心打開、撐直，手指也合不攏，無法拿東西。

醫生診斷，種種症狀顯示他有腦性麻痺。他們說，他甚至無法正常的說話，可能也無法學會正常的讀寫，或挺直地走路而不失去平衡。另外，他的觸覺已經失常，用手去碰觸東西會讓他很疼痛。

荷西的爺爺眼睛看不見，經常聽收音機。有一天他聽見了一個特殊的機構——「眼睛和耳朵的地方。」他這麼稱呼它。「妳必須帶寶寶到那裏去。」他告訴我一切細節，

並且堅持道：「亞美莉卡，妳得想想辦法。」

我非常幸運，因為替荷西做檢查的專家立刻喜愛上他。「我們會替他找一間學校的。」她承諾。

十九個月大時，荷西就讀位於第十四街的東村特殊教育學校，每天有一輛黃色小巴士過來接他。我看著巴士開走，心中開始相信，或許事情真的有轉機；而情況也確實如此。首先，他的腿上裝了矯正器，肌肉變得更有力量，腳跟貼回地面上。而且，他漸漸開始說話。事實上，他是開始唱歌了，這是學校交代的。「唱歌能幫助他學習。」他們說。一次又一次的重複歌詞，可以幫助他瞭解腦中的想法和口中的話有何關聯。

我的丈夫以前不會說英文，直到現在才開始學。他必須先學會英文，才能教荷西唱歌。每天晚上，我丈夫、我和幾個孩子圍起來繞圈圈，有如小型的遊行，從客廳經過廚房，再從另一側繞回來，嘴裏唱著：「公車的輪子轉呀轉……」不斷重複著。直到荷西四歲的時候，他已經有大幅度的進步，不過他什麼都用唱的，即使他要求一個花生醬三明治，也將問題化為曲調唱出來。

起初，荷西討厭他的矯正器，他的身形太嬌小，而為了支撐沈重的矯正器，他必須穿上比實際腳掌大兩倍的鞋子。我們學習如何幫荷西的腳做運動，推、拉、伸展，讓他

感覺兩隻腳往外延展。我們試著溫柔一點，但是這些動作對他本來就極為困難。他一哭，我們就會跟著流淚。因為他還是一個這麼小的孩子啊！

我的丈夫度過一段難熬的時光，既為他的小兒子悲傷，也感覺很難堪。他是一個驕傲的拉丁男人，是他家族這一代第一個有小孩的。他的家人，他的媽媽，他的兄弟姊妹們——他感覺他們在批判他，只因為他的兒子不正常。荷西一歲大的時候，我們的女兒安娜塔西亞出生了。她美麗無比，她父親滿懷喜悅地迎接她，然而，這並沒有轉移荷西帶來的傷心。

荷西：

我父親的文化傳統告訴我，男孩子玩棒球、男孩子學打拳擊、男孩子喜歡體育，這是真正的男孩會做的事。菲力和馬蒂·亞洛來自他的國家，璜·馬力可也是，現在，還多了山米·索沙。我一直知道這些人的名字。在我出生之前，爸爸便對我充滿期許，而現在，我出生了，卻全身上下都是問題。他希望我會打球，出去四處跑，精力充沛。於是，我便陪他去中央公園，我們一起玩。我們會輪流揮棒和投球，我試著跑步和踢足球。而且，我做得還不錯呢！

亞美莉卡：

荷西從東村學校「畢業」時，他們說，差不多該替他找一間特殊教育的學校了。開始了，我想，一種難受的感覺在胃裏翻攪。我有個年紀較大的孩子，在公立學校的特殊教育裏一路升上來，結果是一場災難。而這些孩子，在年紀還小的時候先接受小型的課程，在其中受到幫助，受到關懷，覺得自己很勇敢，很聰明；接著，他們闖進公立學校裏，一切開始分崩離析。他們身上被掛了一個標籤：「特殊教育班」，對其他小孩而言，這個意思就是「白癡」。

於是，因為你的與眾不同，學校成了一個讓你受苦受難的可怕地方。你決定你討厭同學、你討厭老師、你討厭上學，於是你開始逃學，這就是我大兒子所做的事。他再也沒回學校過。從此之後，做了許多讓人心碎的事。

一個小孩子與眾不同，並不代表他就需要一些特殊的「課程」。好吧，或許他們希望一些額外的教學，但是，也或許不必，因為孩子的年紀還這麼小，有誰知道一兩個禮拜之後，情況會有什麼變化？問問任何有三個小孩的媽媽，她的孩子都在同一個時間開